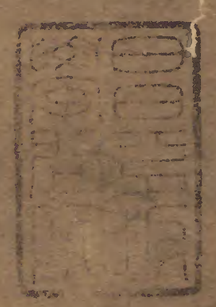
# 武經七書直解

李衛公問對　卷中下

漢書門
類　二五三〇號
函　九一
架　一三
冊　八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五三〇
號
冊　八
函　一
架　二九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30
冊數　8（8）
函號　299　21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中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　解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之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子孫武子十三篇無出虛實二者夫用兵識得虛實之勢則無往而不勝焉

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

浅草文庫

如何卿悉爲諸將言其緊要

今諸將中但能言偏敵之實而擊其虛及其臨敵對陣則少有能識虛實者蓋不能致敵之來而反爲敵人所致故也卿悉與諸將言其緊要處使知其虛實如何二字

疑衍文

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

靖荅曰可先教之以自己奇正互相變易之術然後告之以敵人虛實之形則可也今之諸將多不知以奇爲之正以正爲之奇且安識敵之形虛却是實實却是虛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

太宗云孫子謂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

而知有餘不足之處以此觀之則奇與正
在我虛與實在敵變策作形角詳見孫子
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
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
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
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
靖荅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若敵
實則我必用正敵虛則我必用奇苟爲將
者不知用奇正之術則雖知敵人之虛實
亦安能致其來而破之臣奉詔旨但教諸
將以奇正之術然後敵之虛實自然知焉
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
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
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
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云以奇爲正者敵意吾用奇兵與彼
戰則吾却以正兵之法擊之正兵之法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見
利勿取佯北勿追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絶
而成陣敵而成行此正兵之法也以正爲
奇者敵意吾用正兵與彼戰則吾却以奇
兵之法擊之奇兵之法驚前掩後衝東擊
西雷動風飛霆轉電擊使敵莫測此奇兵
之法也使敵之勢常虛不能測我用奇用
正之術則我之勢常實而爲勝當以此法
授諸將使之易曉耳靖蒼曰兵書千章萬
句不出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
法教諸將蓋致人則佚致於人則勞若用
奇正而不能致人亦何益於勝哉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

太宗言朕今置瑤池都督以隸屬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將如何處置瑤池安西皆地名也貞觀十四年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

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

靖荅曰天之生人圓首方足飢食渴飲一而已矣本無番漢之分別然所處之地邊遠荒漠五穀罕熟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之事若我以恩信撫恤之衣食周救之則皆爲漢人矣

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

陛下今置此安西都護請收漢卒移處內地減省漢卒之粮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選擇漢吏有習熟番人之情者散守塞外之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邊境有警急則命漢卒出焉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

太宗因李靖言兵家治力之法故又問孫子所言治力其說如何

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略言其槩耳

靖對曰軍爭篇所言以已之近待敵之遠以已之佚待敵之勞以已之飽待敵之飢此略言其治力大槩耳

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之術安能臨兵哉

善能用兵者推此三義而又有六焉以我之引誘而待彼之來以我之閒靜而待彼之躁以我之持重而待彼之輕以我之戒嚴而待彼之懈以我之整治而待彼之亂以我之守固而待彼之攻反此則力有所不及非治力之術又安能臨人之兵哉

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

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今人習讀孫子書者但能誦其空文少能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知之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今教以何道爲要

太宗言朕之舊將老卒凋零幾盡諸軍皆新置不曾經歷戰陣對敵今教以何道爲緊要

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

靖言臣常教士須分爲三等必先使結伍法五人爲一伍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爲一等

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

軍校之法以十伍爲百伍謂合十伍而一之聚百伍而十之此又爲一等

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此
一等也

軍校教成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軍校之
隊聚而爲陣圖此爲一等

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
別奇正誓衆行罰陞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
爲大將者審察此三等之教於是乎大閱
大閱者總裨將所教之兵而閱之也稽考
陣圖行伍器仗章號之制度分別孰爲之

奇孰爲之正誓戒衆士以行罰而懲戒有
罪者陞下臨高觀望之無施設而不可焉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爲要
太宗問靖必先結伍之說又云伍法有數
家誰者爲要緊

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
公曰伍人爲伍卒有東伍令漢制有尺
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
靖對曰臣按春秋左傳云周桓王奪鄭伯

陳ハ宮陳也

政莊公不朝王伐之莊公從子元之請爲
左右二拒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
後伍伍承彌縫以敗王師偏車乘也古者
車十五乘爲一偏蓋先車而後伍以伍承
車之陳而彌縫其闕漏也又司馬法以五
人爲一伍按司馬法中無此一句恐是司
馬穰苴書中語也尉繚子書有束伍令謂
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
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

李氏曰兩漢之制以尺板爲籍紀士卒之姓名功次
身死家戔漢制又有尺籍伍符尺籍者書
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伍伍相承。之符驗
也馮唐傳曰田家子弟安知尺籍伍符是
也後世符籍皆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古人
之制矣

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
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
甲士三人之制也

臣酌量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二

十五人蓋伍五數也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五人七十五人蓋十五伍數也此則古者一車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

舍車爲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當之制也

舍車爲騎則二十五人可以當八馬此則司馬法五兵五當之制也

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伍十人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是則諸家兵法唯結伍法爲緊要小列之止是五人大列之則爲二十五人五伍數也參列之則爲七十五人謂三箇五伍數也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謂五箇

五伍數也五七爲三百五十人五伍爲二
十五人共三百七十五人也三百人爲正
舊本作二百人爲正傳寫之誤如上文卒
字誤作半字之類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
奇餘十五人則每車甲士三人五車共一
十五人也三百六十人分爲奇正但言其
卒而不言其將也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
正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左二正
用一百五十人二奇用三十人右二正亦
用一百五十人二奇亦用三十人共三百
六十人也是小列之七十五人爲一正十
五人爲一奇大列之三百人爲一正六十
人爲一奇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一伍十人
爲一隊至今皆因之此其要法也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
出處亦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

太宗問靖曰朕與李世勣論兵法多同卿
說但世勣不窮究其出處亦卿所制六花

陣法果出於何術乎

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陳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

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

靖對曰臣之六花陣法所本於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大列之為九軍小列之每一軍又分為九軍也九九八十一小陣八十一軍與中軍共為九軍也是一陣而分為八軍與中軍共為九軍也既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此所以隅

李氏曰四隅四落相為鉤連一曲一折相為對待無有參錯古者三陣之制如此

落相鉤相連一曲一折皆相對古之法制如此

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

臣為陳圖實因其法故外畫之方八陣之舊也內環之圓六花之變法也其形象六出花故六花乃俗所號爾愚按八陣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方陣則內外俱方圓陣則內外俱圓所謂

李氏曰外做八陣之旧故其畫用方內變六花之体故其環用圓俗人以其形如六出之花故因以為名爾外之方生於兵之行步內之圓生於兵之奇零行步非方則亂故用方所以能討其步履奇

零非必則斷故用必所以連綴其回旋是以步數之法下定於地地体方也行綴之法上應於天天体必也步數以方而定行綴以必而計則雖陣勢屢變而兵亦不亂太宗言外畫之方所以見步內点之必所以見兵見步者所以教拳足之法見兵者所以拳手之法云云

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今云外畫之方內環之圓何也蓋外畫之方者開方法必取其地之方而見其步也內環之圓者結伍法必取其形之圓以見其兵也非以外六軍爲方陣而中一軍爲圓陣也若然中軍與外六軍方圓之形不同又何以取準乎

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問曰卿謂內環之圓外畫之方何謂也靖答曰方生於步步必方折旋中矩也圓生於奇奇必圓周旋中規也方所以矩其步矩所以爲方之器也矩其步使之方也圓所以綴其旋綴聯屬也綴其旋使之圓也是以步數定於地地體方故步數亦如之行綴應於天天體圓故行綴亦如之

歩數之法定行綴之法齊則千變萬化而
不至於亂八陣而爲六陣乃諸葛武侯之
舊法焉　愚按八陣即九軍九軍者九九
八十一小陣也武侯以蜀地險狹裁之爲
六故壘石爲文縱橫六行是八八六十四
小陣也比八陣減去一十七小陣也晉桓
溫見之所以爲常山蛇勢即九軍陣法也
今曰八陣爲六即此義也李靖六花陣即
七軍陣也七軍是每軍七陣七七四
十九小陣也其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
隅落鉤連曲折相對與八陣無異耳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定法
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

太宗曰外畫之方以見步也內點之圓以
見兵也步教以足法兵教以手法手足便
利則思過半乎

靖曰昊起云絶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
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暮安用之孫子

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
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
量方圓也

靖荅曰昊起書有云絶而不離却而不散
此即步法也教士猶似布碁於盤若無所
畫之路碁安用之而爲勝負矣孫子有曰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
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解見孫
子軍形篇皆言起於度量方圓之法也愚
按李靖外方内圓多是說步手法非以六
陣分於外方内圓之形也學者宜詳之

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
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

太宗因而言曰深乎孫武子之言爲將者
不度量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能制
其節乎

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
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靖言庸常之將少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欲險其節欲短勢如引滿之弩節如發動之機詳見孫子兵勢篇

李氏曰凡隊法相去各以十步為率駐隊即前所謂兼車而出者也師隊即前所謂跳盪騎兵也二隊相去各二十步

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戰隊即前所謂戰鋒隊也

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與上二隊相去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一隊之間又立一戰陣以繼之各隊前進惟以五十步為限節不敢過也軍中吹角一声則車騎戰皆分散而立然不敢出十步之內吹角四声則篭其所執之鎗蹲跪而坐於是振鼓為節令步為率以控制敵人之變動即勢險節短之說也馬軍從背後而出亦以五十步為節又以臨戰之時更為節止前用正兵後用奇兵觀伺敵人動靜何如再一振鼓則變我兵為前奇後正復以計邀取敵人之來伺其隙而擣其虛此臣所用六花陣其大率蓋如此

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臣脩孫武勢險節短之術凡立隊相去各用十步駐隊去師隊各用二十步每隔一隊又立一戰隊疑即前所謂戰兼車乘者也師隊疑即前所謂跳盪騎兵也戰隊疑即前所謂戰鋒隊步騎相半者也前進止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分散而立各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則籠鎗跪

坐跪坐蹲坐也於是鼓之三呼而三擊三
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即周訪敗壮
會發伏於三十步之内勢險節短之法也
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用
正後用奇觀敵人動靜如何於是再鼓之
則前以奇後以正復敵邊敵人之来伺其隙
而擣其虚此六花陣大率皆如此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
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
何術乎

太宗問靖曰曹公新書有云作陣對敵必
先立表使將吏引兵各就表而布陣一部
受敵其餘部分不進救者皆斬此何等術
乎

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
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群羊與之
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騎而好勝當時
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

乃晩乎

靖對曰曹公謂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能用兵者但教之以正不教之以奇奇者臨時用變豈有一定之法哉驅衆如驅群羊與之前進與之後退衆不知其所往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行新書者莫敢攻其所短且臨敵而方立表示亦失之晩乎

臣竊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觀

未之民云破陣樂名太宗所作又名七德舞舞人之出前執四表其後八旛相綴而列舞人之或左或右周旋折旋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

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面出四表後面綴八旛左右曲折旋轉趨步走驟金鼓各有其節次即八陣圖四頭八尾制度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如此豈有知軍容如斯盛焉破陣樂後改爲七德舞也

太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
破陣樂舞唯卿以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
苟作也

太宗言音漢高帝定天下作大風歌云大
風起兮雲飛揚此一句喻天下之亂也威
加海内兮歸故鄉此一句言以武功定天
下也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思得人而用之
以脩武備也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
蓋兵法可以意授使之神融而意會也不
可只以言傳人朕爲破陣樂舞唯卿已曉
其言意之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且而作
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
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
太宗問靖曰方色五旗爲正兵乎旛麾折
衝爲奇兵乎方色五旗謂東方青南方赤
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是也分合爲變其
隊數何法爲得宜

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

靖對曰臣參用古人之法凡三隊合而爲一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而爲一則兩旗相交十隊合而爲一則五旗皆交

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

吹角一聲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

隊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隊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隊

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之使三散而三合復歸於正則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

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爾

太宗問靖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曰馬軍於三者何等比乎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云戰騎常居前陷騎常居中遊騎常居於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之為三類耳

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

大抵騎隊每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三八二十四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七十二人三箇二十四此皆古之制度也

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番復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番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遊度而分皆曹公之術也

宋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李氏曰曹公用騎之法以前後中分為三覆互
者取覆轉之意

車徒常教之以正騎隊常教之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而為三覆不言兩廂軍舉一端而言也後人不曉曹公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居前於陷騎遊騎二隊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若回軍轉陣則遊騎一隊當前戰騎一隊當後陷騎一隊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於是笑曰當時多少人皆為曹公所惑耳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

太宗問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之在得其人乎

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

靖對曰臣按春秋鄭莊公作魚麗陣法先偏後伍者前用車而後用步承之此則止用車步無騎兵謂之左右拒者言其但用之拒禦而已非欲出奇取勝也

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晉荀吳伐狄於太原魏舒勸之舍車爲行此則騎兵多爲便唯務出奇取勝非用以拒禦而已

臣均其術凡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自而來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此道

臣均用其術以一馬當三人車與徒又稱之三者混爲一法用之在乎人敵安知吾車果何自而出騎果何自而來徒果何自而從或潛如九地之深或動如九天之高其知謀如神之妙不可測度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此道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

太宗問曰太公書有云地方六百步或六

十步表以十二辰次其術爲如何十二辰
次即子玄枵丑星紀寅析木卯大火辰壽
星巳鶉尾午鶉火未鶉首申實沈酉大梁
戌降婁亥陬訾是也
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
占地二十步之方横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
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
所謂陣間容陣者也
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此開方之形
開方之法九數之一也每一部占地二十
步之方二十步恐誤乃二百二十步也若
二十步之方豈能容五百人乎横則以五
步立一人縱則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
百人分東西南北中央爲五方四隅空地
四處此即所謂陣間容陣者也
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
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周武王將伐紂使虎賁之士各掌三千人

李氏曰四隅空間之地凡有四処

每一陣用六千人、五陣共用三萬之衆此
太公畫地教士之法也前云太公以四萬
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臨戰之時總諸侯
之衆而言也此言每陣六千人、共三萬衆
乃教閱之數據畫地之法而言也　愚按
尚書小序云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注
曰戎車馳車革車輜車也虎賁百夫之長
也馳車革車已於孫子書中辨之矣以虎
賁爲百夫之長者其意謂每戎車一乘甲
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
車在後凡百人也戎車二百輛共該三萬
人、以虎賁爲百夫長三萬人共該三百人
矣以此言之千夫長三十人、又虎賁之士
歟且每車一乘甲士三人、二百乘共用九
百人、皆虎賁之士也何獨以百夫長言之
孟子云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今靖曰
武王伐紂虎賁各長三千人只以書序三
百人言之每一虎賁之士掌三千人三百

人共掌九十萬衆又太多矣前云太公以
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今又云止用
三萬之衆且以車車三百輛言之則一乘
除將重車二十五人共該七千五百人外
餘止有戰士二萬二千五百人不幾於太
少乎古者諸侯大國軍該三萬七千五三
百人而周爲西伯反無三軍之衆乎且太
公六韜書云選車士取年四十已下長七
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
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彀八
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
士選騎士亦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
以上壯健捷疾超絶倫等能馳騎彀射前
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兵陵冒險阻
絶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
則車騎與徒不可闕書小序但云戎車三
百輛虎賁三百人是止言車與徒而已豈
虎賁三千人兼車之甲士及騎士而言歟

書曰予有臣三千同心同德與予一心
合當以孟子爲是
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
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
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
常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
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而
止

太宗問曰卿六花陣畫地用幾何靖答曰
大閱地每方用一千二百步其義六陣每
陣各占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東廂三陣
三四一千二百步西廂三陣三四一千二
百步中有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
臣常教士三萬每一陣用五千人以其一
陣爲下營之法五陣爲方圓曲直銳之形
方曰義義爲秋爲金圓曰智智爲冬爲水
曲爲春爲木直爲信爲土銳爲夏爲火每
一陣皆以方圓曲直銳之形五變之五五

二十五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行焉文之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問曰金木水火土五行陣其說如何靖對曰本因五方青赤黃白黑之色立此名耳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之如此凡軍不平素教習此五者安可用之而臨敵乎兵者以詭詐之道也故強名之五行焉文飾之術數相生相尅之義相生者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也相尅者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也其實之形象水因地而制流以為方圓斜直之形兵亦因地而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此五行陣之旨義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依兵法古有是否

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

太宗問曰李勣嘗言牝牡方圓伏兵法中古有此法否靖對曰牝牡之法出於世俗所傳其實只是陰陽二義而已

臣按范蠡蟲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

臣按范蠡蟲書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是兵家以先爲陽後爲陰也盡敵陽節者是待敵陽氣之衰也盈吾陰節而奪之者是盛吾後軍之陰氣而乘彼陽氣之衰而奪之也此兵家陰陽之微妙者也范蠡蟲越人漢藝文志云范蠡二篇今不及見也

范蠡蟲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

范蠡蟲書又曰設右爲牝益左爲牡牝獸之雌者牡獸之雄者以牝喻陰以牡喻陽也

李氏曰兵家以先爲陽以後爲陰陽節陰節言陰陽二氣之節度也若敵在先而吾軍居後則必俟敵人陽氣盡竭之時又俟吾軍陰陽盈盛之時而后乘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微妙

李氏曰牝獸之雌者喻陰牡獸之雄者喻陽設布右隊之兵以爲牝增益左隊之兵以爲牡是以左右陰陽也或早或晏乃天道陰陽自然之理

用兵之時當順而勿逆觀此則是左右早晏臨時制用不能強同亦在乎用奇用正之變化不在牝牡之間也

早日初出時也晏日將入時也言或早或晚要順天道而已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各有不同在乎奇正之相變者也

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

左右者在人之陰陽右爲陰左爲陽也早晏者在天之陰陽早爲陽晏爲陰也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或早而用牝或晏而用牡或牝而示之牡或牡而示之牝若執左右早晏而不變通則天人之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

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故形之者以奇兵示敵非吾之正兵也勝

之者以正兵擊敵非吾之奇兵也此所謂
奇正互相變通之道兵伏者不止山谷草
木之中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兵如山言
不動也其奇兵如雷言動之疾也敵人雖
在對面莫能測度吾奇正之所在至此夫
何形之有哉言無形之可測也太宗問牝
牡方圓伏而靖止對以牝牡伏而不及方
圓者以前已見於五行陣歟

○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

靖曰詭道也

靖對曰兵家詭詐之道也

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
廢而不用詭愈甚焉

太宗曰可廢之乎靖對曰存其名所以能
廢之也若更廢而不用詭詐愈甚焉

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發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問曰何謂也靖對曰假借之以龍虎鳥蛇四獸之名及天地風雲之號之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商西方之音也故屬金羽北方之音也故屬水徵南方之音也故屬火角東方之音也故屬木此皆自古以來兵家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加矣若廢此詭道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布焉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皆可以詭道使之太宗良久曰卿宜秘藏此道無傳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音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

太宗問曰嚴厲其刑深峻其法使人知畏我而不畏敵此言朕甚惑之昔漢光武以孤軍當王莽一百萬之衆當時非有刑罰臨之此何而能如此乎

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罰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

靖對曰兵家之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而推究也且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之刑法能加於秦師乎蓋百姓怨秦暴虐爭奮出擊故廣勝因之而勝也陳勝吳廣皆楚人秦二世元年起兵於蘄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漢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王莽也王莽篡國之大賊又更變漢家之制度人人切齒此光武所以因而取勝又況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士之衆所以自取其敗王尋王邑皆王莽將

也更始元年蕭王於昆陽擊敗之殺王尋
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
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
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
法鮮克濟焉

臣按孫子書有曰士卒未親附而驟罰之
則不心服士卒已親附而罰不能行則不
可使用此言凡爲將者先有恩愛結於士
卒然後可以嚴刑而罰之若恩愛未加而
獨用峻法少能濟焉

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何謂也

太宗問曰尚書胤征篇有言威勝厥愛信
事之有濟也愛勝其威信功之無成也此
言何謂也

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
恩愛施設於先威刑施設於後不可相反
是也

若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
若刑先加於前而以恩愛救之於後無益於事矣

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尚書之言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言萬代不可刊削事之始也故孫子之言萬代不可刊削

愚謂愛與威闕一不可設於先威設於後此常理也若田穰苴出自卑賤擢之行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汲汲扞禦晉之師何先以愛施之監軍莊賈期而後至斬之以徇三軍戰慄既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附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粮食最比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歸此威加於

前愛救於後者如何却有益於事哉故當
愛則愛當威則威愛與威並行而不相悖
可也若尚書威克厥愛允濟者欲其嚴明
之勝於姑息也愛克厥威允罔功也者恐
其姑息之勝於嚴明也夫軍旅上威嚴明
勝信能濟事姑息勝信無成功威與愛始
終不可廢非以愛作謀於始以威愼戒其
終也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籍僞臣家以賞
士卒卿獨不從以謂蘭通不戮於漢既而江
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
能威敵其卿之謂乎

太宗言卿平蕭銑之時諸將皆欲籍僞臣之
家貲以賞賚士卒卿獨不肯從以謂蘭通
不見戮於漢既而江漢之間率皆歸順朕
由是思惟古人有言曰文能親附士衆武
能威服敵人其卿之謂乎銑梁之後爲羅
川令隋煬帝義寧元年起兵巴陵自稱梁

王唐武德四年討平之前通事見漢高帝
十一年
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
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為
惡豈不豫慮哉
靖對曰漢光武平赤眉賊樊崇等又其營
中按行賊皆喜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
此盖先料度人情本不為惡豈不豫為之
慮哉命馮異平赤眉時光武已稱帝矣蕭

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致死乎更始
二年牧銅馬鐵脛五幡大彤尤来大鎗時
按行賊営而賊有此言也赤眉字恐誤
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
一揚干一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
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
敢當
臣頃昔征討突厥總率番漢之衆出塞千
里未曾戮一揚干斬一莊賈也亦不過推

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
次之位若於文武全才則何當之揚干晉
悼公之弟也魯襄公三年盟於雞澤揚干
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莊賈由穫苴監
軍期而後至穫苴斬之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
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

太宗曰昔朕遣鴻臚卿唐儉使突厥卿因
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唐儉爲死間朕至今
心疑焉此事如何

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
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患不顧小
義也人謂儉爲死間非臣之心

靖再拜而言曰臣與唐儉比肩事主料儉
說必不能柔服突厥之心故臣因其懈而
縱兵擊之所以去突厥之大患不顧唐儉
之小義也人謂臣以唐儉爲死間非臣之
本心按貞觀四年李靖李世勣襲破突厥

頡利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
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
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内
實猶預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
謀曰頡利雖敗其兵猶盛若走度磧北則
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
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
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
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
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
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
脱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
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酋長皆帥衆降
虜五萬餘口而還并地自陰山北至大漠
露布以聞

按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行
傾敗若東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

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

按孫子用間之說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篇末云水能乘載其舟亦能傾覆其舟古人或有用間以成功如秦使人間趙趙果不用廉頗而用趙括是也或有憑間以傾敗者如項羽聽使者之言不用范增之計是也若自束髮以事君當朝而正色忠以盡臣之節信以竭心之誠忠者盡已之謂節者有操守而不可奪也信以實之謂者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雖有善而間者安可用乎如曹公使蔣幹說周瑜及見瑜而終無一言還謂曹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唐儉小義陛下又何疑焉

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聞靖之言而嘆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小之人所能爲乎周公以大

義滅親何況一使人乎灼然無疑矣管叔
以武庚叛周公誅而誅之是大義滅親也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
也
太宗問靖曰兵貴爲主而不貴爲客貴速
而不貴久是何也
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
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
不再籍粮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
靖對曰兵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
客且久哉孫子云粮遠輸則百姓皆貧此
越境而師爲客之弊也孫子又曰役不可
再籍於民粮不可三載於國此兵不可久
之驗也
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
之術
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而爲主變主
而爲客之術

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粮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飢能飢之使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

太宗曰主客相變之術何謂也靖對曰因粮於敵人之境見此變客爲主也有粮則可以持久故曰主敵飽吾能使之飢敵佚吾能使之勞此變主而爲客飢勞則難以固守故曰客故兵不拘爲主爲客在厓在速唯發必中其節所以爲得宜也

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

太宗曰古人有此主客勞佚相變之道否靖荅曰昔春秋時越勾踐伐吳以左右二軍夜鳴鼓而進吳王分兵禦之越子以中軍潛涉水不鼓而進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明驗也越伐吳在魯哀公十七年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

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動以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後趙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其將孔萇爲前鋒迎擊澹軍孔萇退走而澹率衆來追石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明驗也古人如此者甚多石勒與姬澹戰在西晉敗帝建興四年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太宗問曰鐵蒺藜行馬之法太公所制是乎靖對曰太公有此制然用以拒敵而已兵貴致人之來非但欲拒禦之也太公六韜書中言守禦之器具耳非攻戰之所施也六韜軍用篇云三軍拒守木蝗蜿劒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挾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

上千二百具皆守禦之器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中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下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 解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

太宗曰太公戰步篇云步兵若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此說如何

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

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

靖對曰用衆在乎心志專一心志專一在乎禁止妖祥之事除去狐疑之心黨主將心有所疑惑則群情皆動搖則敵人乘釁而至凡安營據地要便乎人事而已近水草依林木利馳逐宜戰守此人事之便也若絶澗天井天陷天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皆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宜引而避之防備敵來乘我耳六害之地解見孫子行軍篇

丘墓故城非絶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丘墓故城非絶險之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家之至要也按孫子行軍篇止言六害之地必亟去之勿近

也下文又云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無丘墓故城兵不可處二句未審太宗何所據而言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嫌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誡之

太宗言朕思凶器無有甚於兵者行兵誠有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嫌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之說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誡諭之

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說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誡也陛下聖訓臣宜宣告諸將

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天官篇云黃帝以德自守以刑伐人此謂之刑德非陰陽家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詐之道可使人

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常之將拘泥於
術數此所以多敗不可不告誡也陛下聖
訓臣宜宣告諸將知之

○太宗曰兵有分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
善此者

太宗問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其宜爾前
代行過事迹誰爲善此者

靖曰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
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

靖荅曰秦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
之上此乃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

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
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
合之所致也

光武命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
相去二十里述來攻吳漢劉尚出兵合擊
遂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吳漢
討公孫述在建武十二年公孫述字子陽

戎陵人爲清水長更始元年起兵於蜀至
是呉漢討平之
太公云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
太公云欲分而不能分爲縻繫之軍欲聚
而不能聚爲孤獨之旅即此謂也
太宗曰然苻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
中原及王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呉漢爲光武
委任兵不遥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
謂也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鑒

太宗曰然苻堅初得王猛實知兵法遂取
中原及王猛卒苻堅果敗於淝水此縻軍
而不能分之謂也呉漢爲光武所委任兵
不遥制故漢果平僞蜀此不陷孤旅而能
合之謂也漢光之得苻堅之失其事迹足
可爲萬代之鑒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家
于魏郡苻堅用之歳中五遷權傾内外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
一句而已

太宗問曰朕觀兵書千章萬句不出乎多設方略以誤之一句而已

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碁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靖良久對曰誠如陛下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差誤則我師安能勝哉譬如奕棋之法兩敵均焉一著或有差失畢竟莫能救矣是則古今勝敗大率只由一時差誤而已況於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

太宗曰攻與守二事其實爲一法歟孫子書言善能攻者敵人不知其所攻之處善能守者敵人不知其所守之處即不曾言

敵來攻我我亦就而攻之我若自守敵亦
因而守之攻守之法兩家勢均力敵其術
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
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
不悟攻守之法也
靖對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甚多皆言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力之弱
有餘爲力之強蓋不曉悟攻守之法也

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
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
非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
守當守而攻二後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臣按孫子書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
也謂敵人未有可勝之機則我且守待敵
有可勝之隙則攻之爾非以力之強弱爲
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敵當攻而反守之
我當守而反出攻之二役既殊異故不能

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之形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

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之形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有餘攻之法要在示敵以勢力之有餘也

示敵以勢力之不足則敵必來攻我此是敵人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勢力之有餘則敵必自守而不敢出此是敵人不知其所守者也

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

攻與守只一法耳但敵與我分而爲二事

若我事既得則彼事必敗敵事若得則我事必敗一得一失一成一敗彼我之事分而爲二焉攻守者其法一而已矣能得一者百戰而百勝故曰知彼之虛實知我之強弱雖與人百戰而不危殆其能知一之謂乎

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李靖再拜曰深遠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得發動之機守是攻得運籌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知攻而不知守知守而不知攻不唯二其攻守之事又二其攻守之官雖口誦孫吳之事而心不思妙用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家雖大好戰必至於喪亡天下雖平定忘戰必至於危殆此亦攻與守一道乎

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

靖對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究攻守之道夫攻者不止攻敵人之城擊敵人之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蜀諸葛亮入南中馬謖送之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即此義也守者不止完全壁壘堅固軍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所待焉孫子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是也

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已之

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

太宗嘆曰誠哉朕常臨陣先料敵人之心與己之心誰審然後彼之虛實可得而知焉察敵人之氣與自己之氣誰治然後我之強弱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為兵家之大要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之虛實苟能知自己之強弱則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

靖對曰孫武所謂先為自己有不可勝之備者能知己者也以待敵人有可勝之隙者能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之實可勝在敵之虛臣斯須之間不敢失此誡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

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如何

太宗問曰孫子言三軍可以奪氣之法敵
人早朝初至其氣銳盛待至晝時其氣怠
惰日暮饑疲其氣欲歸善能用兵者避敵
人新氣之銳盛擊其歸此說如何三軍可奪氣其畫
見孫子軍爭篇

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
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
氣乃可以擊敵焉

靖對曰夫人含生稟血鼓舞動作與敵鬪
爭雖至死不省悟者氣使之然也故用兵
之法必先審察吾之士衆激發吾之勝氣
乃可擊敵焉

異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
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
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

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
空文而爲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
矣

異起論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將能
使人人自鬪則鋒銳莫當孫子所謂朝氣
銳者非限以時刻而言也但舉一日始末
爲譬喻也凡三鼓而敵氣不竭不衰則安
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兵書者徒能讀誦
空文而爲敵人所誘苟悟曉奪氣之理則
兵可任使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乎可用否然非
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
太宗問靖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乎後可
任用否然非朕控御之則不可使用他日
太子治如何控御之治太子名也
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
必感恩圖報於理有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
矣

靖對曰爲陛下計莫若黜退世勣令太子
他日復用之則必感太子之恩圖補報於
國爾於理亦何損乎太宗曰卿言甚善朕
無所疑矣按唐紀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謂
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
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
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
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茂
氏曰太宗以世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

則不可托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
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
而後用是以太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
折之以威欲奪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高
馭黥彭狙詐之術五伯所不爲也苟以是
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
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
而用之哉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
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

也、太宗以勳輔太子而爲此詭計勳之機、豈不曉以利誘乎慶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勳無大臣之節義太宗以利啓其心也愚謂太宗非不聰明也而以僞道馭世勳衛公非不智術也而以詐謀勸太宗君臣上下一於詭詐又烏可與論仁義哉又烏可與言仁義哉又爲之既效者但得仁義之末節而不識仁義之本體衛公以管仲爲王佐則亦不能深知如何而爲王佐也今觀衛公勸太宗馭世勳之術五伯豈肯爲之哉高宗慶立之際而世勳以一言決之親賢遭禍曾室中絶皆勳之由其禍博矣論者皆責太宗知人之不明而不能究李靖爲謀之不忠也惜哉

○太宗曰李世勳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

太宗曰李世勳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之

大政他日二人如何無忌長孫皇后之兄
也
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仕也無忌佐命大功陛
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
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倭君
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然也陛
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
徐思其處置
靖對曰世勣忠義臣可保而仕之長孫無
忌有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爲
輔相之職然外貌雖若下士內實嫉惡賢
者故尉遲敬德面折其所短遂引退焉倭
君集恨其忘舊因以干犯逆節皆無忌致
之如此也今陛下詢問臣臣不敢辭避其
說太宗曰卿勿泄漏也朕徐思其處置之
道愚謂靖之論世勣無忌似涉不當世
勣出自群盜才智則有之詭佞則有之而
忠義則無也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靖

又安能之高宗廢立成於世勣之一言起
滔天之禍而幾墜唐室者皆世勣爲之也
高宗謂待臣曰朕虛心求謀而竟無諫者
何也世勣獨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群臣無
得而諫觀此二事謂之忠義可乎無忌嫉
賢不特尉遲敬德侯君集二事而已其後
又以私怨誣殺吳王恪武昭儀以三子爲
朝散大夫而不辭賜金寶繒綿十車而輒
受此蓋恃寵貪利不學無術之所致也若

論其忠義頗勝於勣耳侯君集貞觀十四
年領兵滅高昌十七年勸太子承乾反被
誅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
下獄何故如此

太宗問曰漢高祖善能將將其後韓信彭
越見誅夷蕭何以請上林地令民人入田
下廷尉獄何故至於如此呂后殺韓信夷
三族高祖殺彭越夷三族皆在十一年下

相國何迺尉撽在十二年
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
張良本爲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
假漢之勢自爲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恣由亡
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
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爲漢
用哉
靖對曰臣觀劉高祖項王皆非是能將將
之君當秦氏之亡也張良家世相韓及韓
滅爲韓報仇陳平陽武人事魏王咎爲太
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
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
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
羽挺身仗劒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即
日拜都尉使驂乘典護軍韓信淮陰人項
梁渡淮信仗劒從之又數以策干羽不用
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滕公奇之釋不
殺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後因蕭何之言

遂立爲大將是二人者皆怒楚不用故假
借漢之威埶自爲奮發爾至於蕭何曹參
樊噲灌嬰乘由此亡姓命漢祖因而用之
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
思其舊歸事其主則漢王雖有能將將之
才豪傑之士豈爲漢用之哉
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轉
之功也
按漢紀楚數侵奪漢甬道漢乏食酈食其
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
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君臣百姓
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南嚮而霸
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
佩之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
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
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
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
偃革爲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

之乎百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
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
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夫楚
唯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
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
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王如蒙
陽命蕭何守關中何計關中戶口轉漕以
給軍未嘗乏絕靖謂漢高得天下皆張良
借筭之謀蕭何轉漕之功也

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
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
以此言之韓信彭越皆見誅夷范增不見
聽用其事則同也臣故謂劉高祖項王皆
非是能將將之君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
王請和羽使至陳平爲大牢具舉進而佯
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
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
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

矣君正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
發背死范增居巢人也

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
此則善於將將乎

太宗又問曰漢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雖
鄧寇耿賈之賢皆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
將將者乎

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非勢不下
於項籍鄧寇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
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
道臣謂光武得之

靖對曰光武雖憑藉前構易於成功然王
莽之勢不下於項籍鄧禹寇恂之才未過
蕭何曹參光武獨能推赤誠用柔道故保
全功臣賢於漢高祖遠矣以此評論將將
之道臣謂光武爲得之　愚謂李靖云莽
勢不下於項籍鄧寇未越於蕭曹非確論
也夫玉帛篡國之大賊天下切齒民心思

漢雖至尋王邑擁百萬之衆威震四海昆
陽一敗莽不旋踵而乾戮項羽自破秦軍
虜王離之後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
敢仰視鴻門之會幾斃沛公其後破於灞
水死者二十餘萬人圍漢王於滎陽幾破
其城若非漢王天授楚其可滅乎如何莽
勢不下於項籍也鄧禹仁義之將也首勸
光武以脩德寇恂公輔之器也亦嘗給食
於河内光武欲保全功臣故不仕以大政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但能守畫一之
法以致海宇之寧謚耳論其純正蕭曹爲
得與鄧寇比哉但鄧寇範我馳驅而不獲
蕭曹說遇而獲耳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齊三日授之以鉞曰
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
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唯時既行軍
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
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

太宗曰古者帝王出師命將齊戒三日授
之以鉞命之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鉞者
揚也有向上之義故曰天又授之以斧命
之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斧者戚也有俯
下之義故曰地又推其車轂命之曰進退
唯時轂者兵車之轂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主旋轉運動故因以進退唯時戒之既行
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之命也朕謂
此命將之禮又已廢壞今欲與卿參定遣
將之儀卿謂何如
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齊於廟者所以假
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
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
而後遣此則啟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
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齊推
轂假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
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爲後世法
靖對曰臣竊謂聖人制禮致齊於宗廟者

所以假借威靈於神也授斧鉞又推車轂者所以委寄以生殺之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可否告於宗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之威靈亦至也每有任用將帥必使之便宜從事於軍前此則假借以威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乎此皆盡合古帝王之禮其義相同焉更不須參定上曰卿言甚善乃命立近侍之臣書此二事為後世人君之法愚謂古禮之不可復非禮之自壞乃人壞之也太宗欲參定遣將之儀是軍禮將自此而復也軍禮復而吉凶賓嘉亦可從而復之耳靖乃以諫言沮之亦獨何哉祖孝孫奏雅樂太宗曰治之隆替不由於樂魏徵亦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李靖不足責也而徵亦以此言終唐之世而禮樂不興者二公之過也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令員使愚茲不

可廢也…

太宗曰陰陽與術數廢之不用可乎靖對曰不可廢也兵者詭詐之道假託以陰陽術數則可使貪使愚此所以不可廢也

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揩不法闇揩拘之廢亦宜然

太宗又問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拈之揩不以爲法昏暗之揩則拘泥於廢而不用亦宜

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

靖對曰昔紂以甲子日用師而亡武王以甲子日用兵而興以天官時日言之甲子則一也殷室亂周室治興亡斯異焉又宋武帝劉裕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而彼亡果克慕容超由

此二事言之可發明矣

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然而田單守即墨爲燕人所圍單故命一人假爲神師拜而祠之神師言燕人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兵遂大破之此是兵家詭詐之道天官時日亦似此耳按史記曰單守即墨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

○太宗曰田單託神惟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

太宗曰齊田單假神惟而破燕兵太公焚燒著龜而滅殷紂二事相反又何也

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

靖對曰其機則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
行之是也田單託神怪而破燕逆而取之
也太公焚蓍龜而滅紂順而行之也
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
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太公以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
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蓍草枯骨無足問且
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
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
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
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大雷驟雨旗與
鼓皆毀壞損折散宜生欲卜得吉而後行
此則軍中疑懼欲假借占卜以問神焉太
公以謂蓍蕑草也龜枯骨也皆無足問且
以臣而伐君又豈可再乎然散生發機觀
於其前太公成機於其後逆與順雖殊異
其理致則相同臣前所謂術數俱不可
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耳及其成功在盡

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

太宗問曰當今將帥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誰堪大任者

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

靖對曰陛下嘗言世勣與道宗凡與敵戰不求大勝亦不致於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大敗貞觀十八年以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嘗有是言高宗永徽四年萬徹與虜道愛等謀反被誅

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僥倖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臣愚思聖上之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乃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僥倖而

成功者也故孫武子有云善戰者先立於
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人之敗也節制之法
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
太宗問曰兩陳既相臨欲言不與戰安可
得而不戰乎

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
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縻之索也我兵
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
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

靖對曰昔春秋時晉趙盾帥師伐秦交綏
而退司馬法亦曰逐人奔敗之兵不欲其
遠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之臣謂綏者御
縻之索乃六轡之總也我兵既有節制彼
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易出戰哉故古人有
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隄防其失敗者也
按春秋左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
交綏注曰軍退爲綏又引司馬法云從綏

不及是縱與從同也蓋兩家將士車馬嚴整執纛臨陳有必戰之勢各防其失而交退以綏爲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左傳交綏下無而退二字恐此爲衍文

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堂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彼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者在敵在我必戰者在敵

孫武有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

二句解見軍爭篇若彼此兩陳體又均勢又等苟一失於輕肆爲彼所乘則或至於大敗理勢使之如此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之所守必戰者在敵勢之虛

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

本宗問曰不戰在我此言何謂也靖對曰
孫武子有云我不欲與敵戰雖是畫地而
守敵人不得與我戰者乖錯其所往之初
心也敵若有人焉兩軍交退之間未可以
圖謀也故曰不戰在我之自守也

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
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
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
戰者在敵

若夫必戰在敵者孫武有云善能動敵者
示以形之弱敵必來從之予之利敵必來
取之以利動敵人而使之來以本待其至
而破之本謂脩我之甲兵嚴我之隊伍明我之號令敵若無人焉不知
我之虛實見我引誘必來求戰吾得以乘
其勢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勢之虛

○本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

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

太宗曰深乎哉古人節制之兵得其法則國必昌失其法則國必亡卿爲纂述歷代以來善於節制之兵者具圖來上朕當選擇其精微者垂之後世矣

靖曰臣前進薄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記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右六十五字講義本有之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者靖曰臣嘗分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

太宗問曰兵法誰爲最深妙者靖對曰臣嘗分而爲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五者蓋孫武子首篇五事之目也

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

夫道之說至精細至微妙易繫辭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聰明睿智聖之四德也聰是無所不聞明是無所不見睿是無所不通智是無所不知變化不測

之謂神戡定禍亂之謂武不殺者言不用
戚刑而服萬方也此神聖之極致而常人
之所不能學也孫子論道止云令民與上
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此
中人以上之資皆可學而至若易之所言
非上聖之資不可企而及也

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
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
也

夫天之說陰與陽地之說險與易善能用
兵者能以陰奪陽如范蠡所謂盡敵陽節
盈吾陰節而奪之能以險奪易如太宗以
兵三千據成皐之險坐困建德二十萬衆
二者即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天時
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地利謂險阻
城池之固

夫治法之說在乎任人任人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若夫將法之說則在乎任用賢智之人便
利戰守之器三略書云得賢士而任之則
國必昌管子書云所謂戰攻之器必欲堅
利者是也
本宋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
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
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本宋曰然吾謂不與人戰而能屈服人之
兵者上也與人百戰而百勝者中也深溝
高壘以自固守者下也以此校量孫武著
書三等皆全備焉
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
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
爾乎
靖對曰觀其所著之文迹其所行之事亦
可得而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此三人
者脫然高蹈引去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
如此乎文謂三人所著之文事謂三人所

行之事蹟也

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

若燕之樂毅齊之管仲蜀之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審察天時地利者安能如此者乎

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

其次如王猛之保苻秦謝安之守司馬晉非任用將帥選擇材能繕完甲兵以自固安能如此者乎

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

故習兵家之學者必先自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則漸入深妙矣若不如此則是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李靖蓋以道爲上天地爲中將法爲下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爲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愼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太宗曰道家者流忌三世爲將者不可妄傳於人亦不可不傳於人卿其愼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世勣奏使王前之拜而出盡傳其書與李世勣奏使王前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也居無何項羽攻趙擊秦軍果虜王離此云道家忌三世爲將者未知其出於何書恐道字作兵字爲是愚謂孫子始計篇論道天地將法五者乃經國之大事關一而不可也今李靖分而三之以道爲至精至微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以天地爲次以將法爲下又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

知所往爲知道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
勝守必固爲察天時地利以王猛謝安爲
任將擇材又言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
中繇中以及上愚不得不辯夫道者事物
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大而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小而動靜食息事物細
微曷莫非道之寓哉有國有家者必敎民
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使知君臣有君臣
之道父子有父子之道夫婦長幼朋友知
有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而又以仁義漸摩
之禮樂維持之然後民皆親其親長其長
與君同心而一德焉此孫子論道所以只
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
不畏危也若周易繫辭所謂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乃聖神之極致非學者之所能
及也書稱堯之德曰乃文乃武稱舜舞干
羽而有苗格此神武而不殺者也成湯伐
葦伐顧平昆吾夏桀之亂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武王誅紂伐奄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此聖武而以殺者也其視神武不殺之事湯武摘以為病焉張良本為韓報仇初無心求富貴也及見韓彭誅夷蕭何繫獄乃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辟穀不食託以從赤松子遊而去范蠡謂大名之下不可久居知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與處安遂歸相印而去孫武以兵法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以為將後不知所往此三人者謂之明哲保身則可謂知進退之道則可謂之神武不殺則不可李靖既以道為至精至微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又以三子脫然高引不知所往為知道張良依託黃老范蠡蹈孳孳為利孫子權謀詭詐而靖以堯舜聖神之事擬之其可乎哉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能察天時地利矣抑又不能任將擇材乎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固能任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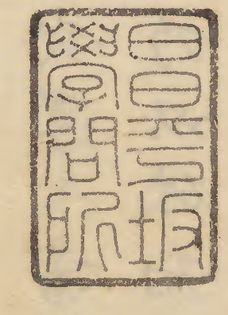
將擇材繕完自固矣抑不能察天時地利
乎天地之間不可一日而無此道也故子
思作中庸首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若道天地將法分而爲三是樂
毅管仲諸葛亮王猛謝安之世而全無此
道也天典民彝容可一日已乎若使學兵
書者先學將法次學天地後學道由下以
及中由中以及上是學將法者不可以天
時地利言之歟學天時地利者不可以道
言之歟不戰又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爲上
百戰百勝者爲中深溝高壘以自守者爲
下夫兵法不可執一豈可拘此三者分而
爲上中下乎若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燕
晉聞之退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假使
燕晉之兵不退穰苴果必於不戰乎果起
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是百戰
百勝者也假使秦人按甲休兵不臨境上
起安得而不守乎司馬懿與諸葛亮對壘

終不出戰是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也及公
孫文讓欲阻水拒守讓頗兵直趨襄平聲
言擣其巢穴誘文讓兵來三戰三捷遂平
遼東欲如遇葛亮時固軍自守可乎前既
云攻守一法此又分戰守爲二何其言之
自相矛盾乎然兵又不可分而爲三歟曰
可上焉者仁義之兵也中焉者節制之兵
也下焉者權詐之兵也仁義之兵湯武是
也節制之兵桓文是也權詐之兵孫吳是
也權詐不如節制節制不如仁義仁義之
兵道天地將法五者兼備焉節制之兵天
地將法則有之論道則不過假仁義而已
矣權詐之兵或有因天時而取勝者或有
因地利而取勝者將法未嘗不有焉而道
不過恩信惠愛以結人心耳學仁義之兵
不得則爲節制之兵可也學節制之兵不
得則爲權詐之兵亦可也當戰則戰當守
則守兵者凶器傷人害物莫此爲甚苟不

用戰而屈人之兵亦奚務必欲與之戰乎
而道天地將法五者俱不可闕而不講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終

武學七書直解全套隨繕寫而隨粗閱之
乃以硃而句之以墨而點之殆一月餘而
后皆成矣余十七八歲時見直解其后讀
施氏講義誦李卓吾孫子參同今又及于
此蓋彷彿於橫渠早年之氣象耶吁聖人
雖有狙豆軍旅之問對默文武豈果二哉
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學者有五書
六經之餘力則此七書亦可以啟爲若仁
義之與詭詐王道之與霸術之所相擇者



夫惟存乎其人歟聊跋諸冊尾以為他日之左券云爾

元和庚申季秋上浣　羅浮子道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